

《史记》

动词系统研究

SHIJI DONGCI XITONG YANJIU

刘道锋·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史记》

动词系统研究

SHIJI DONGCI XITONG YANJIU

刘道锋·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李思莹
封面设计:力扬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动词系统研究 / 刘道锋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614-4775-8

I. ①史… II. ①刘… III. ①史记—动词—研究
IV. ①H141②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576 号

书名 《史记》动词系统研究

著 者	刘道锋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775-8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mm×210 mm
印 张	10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容摘要

《史记》是我国正史——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的价值。其实，《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价值远不限于史学和文学。比如，《史记》在语言学上的价值早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张舜徽先生说：“司马迁的写作，是面对大众的，他想尽了方法，力求自己文字的通俗，在援用古书方面，常常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正因为《史记》的口语化色彩很浓，所以，要研究秦汉之际汉语的发展演变，《史记》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传入我国。在众多的语言理论中，认知语言学理论较好地切合了汉语的实际，能够很好地解释说明汉语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一方面，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推动着语言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足迹，都真实地存留着人与生存环境互动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人与生存环境互动的相关信息，在动词范畴中有着集中的反映。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确立了本书的论题：《史记》动词系统研究。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史记》动词系统为切入口，以动词的聚合特征和组合特征为展开维度，探讨人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人的活动对语言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人的活动对语言范畴化进程的影响。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语言进行描写，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进行解释。

描写是从动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维度进行的。

在聚合关系描写方面,本书的核心材料是第一章“《史记》动词的义类聚合”。义类聚合的分类标准是:从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这一视界出发,共分为三大类:(1)身体动作类动词。身体动作类动词反映的是人自身的运动变化,或者说是人自身的运动变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自身的互动。(2)社会行为类动词。社会行为类动词反映的是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活动,或者说是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活动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社会的互动。(3)自然环境变化类动词。自然环境变化类动词反映的是自然环境的运动变化,或者说是自然环境的运动变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以上三大类动词总计 1137 个,这 1137 个动词的释义、用例、出处都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表格中动词的排列顺序以汉语拼音为序。

第二章“《史记》动词的配价聚合”和第三章“《史记》中的同义动词”是对《史记》动词义类聚合的必要补充。动词的配价是指与动词相关联的名词项的数量,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与哪些事物相关联,又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因此,动词的配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动作变化与相关事物关系的认识,因而是观察动词词义发展演变所需要的一种动态眼光。关于《史记》动词配价聚合的总的结论是:与现代汉语相比,《史记》中的高价动词较多。比如,饮食动词“饮”,在《史记》中为三价动词,而语义上与之对应的现代汉语饮食动词“喝”则为二价动词,“饮”比“喝”多了“与事”(间接宾语)一价,这多出的一价,正好能反映出古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在古代,“饮”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饮食行为,更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它关涉了主人和客人两个方面,而主人和客人的联络通过媒介“酒”得以完成,于是,“主人”、“客人”、“酒”就构成了“饮”的三个配价。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概念如果进入了语法范畴,成为固定的语法构造,则这个概念的范畴化程度是很深的。在《史记》动词的同义聚合中,笔者共搜集了 152 组同义动词,涉及 547 个单个动词,对同义词的细

微差别——作了分析。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史记》中丰富的同义词网络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某事物的关注程度。

第四章“《史记》动词系统的特色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是在前三章所描写的材料的基础上,选择性地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笔者结合近年来对认知语言学的思考,提出了一个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二重证据法”观点,其要义是指,在《史记》中,如果某一义类的语词较多、较丰富,由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原理可以推断,该义类语词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一定是当时人们高度关注的,而这一点往往可以得到《史记》文本的验证(所谓“文本”,是指高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如语段、篇章等,多数情况下指语段),即用文本层面验证语词平面。比如,《史记》中有几十个战争类动词,这是战争频仍的社会在语词平面留下的痕迹,从文本的角度看,《史记》中描写战争的语段也很多,这样,语词平面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得到了文本层面的证实。

第五章“《史记》动词的组合特征”,从多个角度描写了《史记》中的动词组合特征。其中,动词的动宾组合较为复杂。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复杂的动宾关系正是人们对动作行为与相关事物多维关系的主观认识的曲折反映,也就是说,宾语位置可以出现不同语义角色的名词项,而由何种语义角色的名词项最终实现为宾语,取决于该名词项在认知上的凸显性。通过《左传》与《史记》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左传》中的名词动词化现象(通常,古汉语教材称之为名词活用为动词)要比《史记》多,如果扩大对比范围,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古籍产生的时代越早,其中的名词动词化现象越普遍。可以说,名词动词化是词义虚化的源头,而词义的虚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范畴化,与人类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的发展分不开,具体地说,名词动词化是由于组合的原因而引起的词义虚化。

第六章从时间范畴、动态范畴、语态范畴等角度描写了《史记》中的动词组合特征。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谓语动词普遍存在“时”、“体”、“语态”等语法范畴。本章第一节讲《史记》动词的时间

范畴,与印欧语“时”的语法范畴相关联;第二节讲《史记》动词的动态范畴,大体对应于印欧语“时”、“体”等语法范畴;第三节讲《史记》动词的语态范畴,大体对应于印欧语“语态”的语法范畴。总的结论是:《史记》中表示时间范畴、动态范畴、语态范畴的语词是十分丰富的,由此可以考见,上古时代的人们对于时、体、语态等语法范畴已经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准。

总之,本书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聚合原理和组合原理组织材料,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解释贯穿其中,即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如何推动语言范畴化的进程。

序

周光庆

基于自己多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为了向广大学者请求教益,我在拙文《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之反思》里,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观察和研究汉语词汇,首先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汉语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对主体人而言的存在和对指称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贮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形成、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例如,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则或者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外部关联,解剖词汇词义的微观结构或者把握词汇词义的宏观发展,对词汇系统存在的事实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写,或者对词汇系统发挥的效应进行合理可信的综合解释,对特定专书与词典中的词汇词义进行静态的归纳或者对特定语境与文化中的词汇词义进行动态的考察,开展符号学、名称学的词汇研究或者开展社会学、文化学的词汇研究,编写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词典”或者编写特定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词典”,进行词汇的分类统计或者进行词汇的信息处理,等等。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维视角之中,有一种更为根本、更为主要、更为关键的视角应该重新开启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汉民族与

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体察汉语词汇作为中介符号、象征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这样,就有可能为汉语词汇研究确立多层目标中的最高目标,亦即认识汉民族的“人”;拓展多向思路中的基本思路,亦即认知学的研究思路、解释学的研究思路、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和哲学的研究思路,并且使之相互结合、相互发明。

对于多年辛勤获得的这一点快乐心得,我还很有些敝帚自珍的情结,总是尽可能地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道锋同志作为我的博士生和好朋友,对此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并引为借鉴以撰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以优异成绩通过以后,道锋并不满足,又参照评审专家、答辩委员的意见作了修订,进而形成了现在这部专著,表现出了他诚信宽厚、笃学不倦的品性。我对此非常看好。

首先,我看好这部著作的研究选题。作者是本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进程中得以实现的”理念,进行细致观察,“发现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相关信息,在动词范畴中有着集中的反映”,这才选定《史记》动词来做系统的研究。这就说明,作者本人有一种理论的自觉,选题本身有一种典型的意义。

其次,我看好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基于自己的理论自觉,作者确立了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史记》动词系统为切入口,以动词的聚合特征和组合特征为展开维度,探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族人的活动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对语言范畴化的影响;而具体操作起来则是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对语言进行描写,运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对语言进行解释。这就说明,作者在理论自觉的同时,还有一种方法的自觉,而其方法则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沿性。

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好这部著作的创新成果。其创新成果既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又有具体结论方面的。即以前者而言,他提出了一个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二重证据法”,即用文本层面验证语

词层面,使自己的研究结论更为可靠。在我看来,这种在研究实践里总结出来的方法,既是可贵的,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其创新成果还有待他自己和广大学者的检验与提高。

作为一名学者,道锋还年轻,学术研究也还刚刚起步,我期待他一如既往,笃行不倦,为弘扬祖国的学术事业,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刚退休,但还不老,自觉学术前路尚远,而且渐入佳境,愿与道锋共勉!

2010年元月8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绪 论	1
1 《史记》动词的义类聚合	13
1.1 身体动作类动词	14
1.2 社会行为类动词	35
1.3 自然环境变化类动词	82
本章小结	85
2 《史记》动词的配价聚合	87
2.1 动词配价理论简介	87
2.2 《史记》动词的配价聚合	91
本章小结	109
3 《史记》中的同义动词	111
3.1 《史记》同义动词概述	111
3.2 《史记》同义动词辨析	115
本章小结	180
4 《史记》动词系统的特色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人的 生存方式	182
4.1 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类动词及其所反映出的民族人的生存 方式	182

4.2 名目繁多的祭祀类动词及其所反映出的民族人的生存方式	186
4.3 争奇斗艳的战争类动词及其所反映出的民族人的生存方式	195
4.4 五光十色的生活娱乐类动词及其所反映出的民族人的生存方式	200
本章小结	210
5 《史记》动词的组合特征	211
5.1 《史记》动词的主谓组合	211
5.2 《史记》中的连动式	230
5.3 《史记》中的动宾组合	234
5.4 《史记》中非谓语的动词的组合特征	251
5.5 《史记》中的名词动词化	254
本章小结	257
6 《史记》动词的时间范畴、动态范畴、语态范畴	259
6.1 《史记》动词的时间范畴	259
6.2 《史记》动词的动态范畴	269
6.3 《史记》动词的语态范畴	275
本章小结	282
附录:《史记》动词系统音序索引	283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7

绪 论

动词概说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物质是运动的主体和承担者,而运动则是物质的永恒属性,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这一点,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周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者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象”是对物质世界的描摹,“爻”则是对运动的效仿。人们对于物质和运动的认知结果,反映到语言当中,就有了名词和动词的词类划分。从概念意义的角度看,表示事物的是名词,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便是动词。美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纽曼伊尔(Newmeyer)论及语法知识的概念渊源时指出:“语法植根于概念层面,尽管在发展中受到了交际的影响。语法中的基本范畴在概念层面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名词起源于实体概念,动词起源于动作和事件概念。而其他的词类都来源于名词和动词。”^① 人们对于经验世界的认知是从物质的运动开始的,子曰:“逝者如斯夫”,永无止息的流水最能引起思想者的注意,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世间万事万物都如同流水一般,瞬息万变。动词是物质的运动在词类范畴中的表征,在句法上,动词处于核心的地位。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动词是句法结构

① 转引自张翼《语法=用法?》,载《当代语言学》,2006年第2期。

的中心。比如,早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波你尼(Pānini)就编了一本口诀体的梵语语法书《波你尼经》(也有人译为《八章书》),《波你尼经》就是把随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而发生屈折变化的动词作为句子的核心的。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也认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在他看来,“句子的结构表现为各个构成成分(即联系结 noeud)之间的一层层递进的从属关系,它的顶端就成为一个支配所有成分的‘结中结’或‘中心结’。中心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动词”^①。吕叔湘先生也说过:“动词为什么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引住。”^② 邢福义先生也认为,动词是句子的核心,邢先生指出:“一般的句子都包含有‘结构核’。结构核指通常所说的谓语核心词,或者相当于谓语的语片的核心词。”^③

王寅先生指出:“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假设:我们的祖先是从小从认识自身和空间开始认识世界的,因此身体部位和空间概念是我们形成若干其他概念和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从而逐步发展出我们的推理能力、语义系统和知识体系。”^④ 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的,而要认识自身,离不开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人在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中认识自身,并进而认知整个世界。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心智和思维,都来自于人在后天跟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实际经验。人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构建起来的,人的语言能力作为人的整个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在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逐步得到进化和完善的。例如,婴儿通过呼吸、进食、排泄才体验到“里”和“外”的概

① 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 吕叔湘等著,马庆株编:《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3页。

③ 邢福义:《邢福义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④ 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念对立,通过不断地抓起玩具而又放下的身体动作才体验到“控制”和“被控制”的概念对立。在语言系统的词类中,动词是最能反映人与生存环境互动过程相关信息的一类词,动词词义是人与生存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经验长期概念化、范畴化的结晶,物质世界中的运动变化是很多的,而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始终是人认知框架中的焦点(figure),我们所认识的物质世界其实是一个人与生存环境互动并带有明显主观性的概念化世界,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物质世界。康德认为:“对象之在其本身而且离开我们感官的感受性,它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无非是我们知觉这些对象的方式——这方式为我们所特有,虽然确是任何一个人所必有,但不一定为任何存在者所共有,我们只与这方式有关。空间与时间是这种知觉方式(mode)的纯粹形式(form),而一般的感受就是它的质料。”^① 在这里,康德已经为我们指出,纯客观的世界只有一个,它是人类永远不可能终极认识的,人类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一个与人的认知方式紧密相关的主观世界,而人的认知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史记》中的动词,从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这一视界出发,可以分为三类:(1)身体动作类动词。身体动作类动词反映的是人自身的运动变化,或者说是人自身的运动变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自身的互动。(2)社会行为类动词。社会行为类动词反映的是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活动,或者说是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活动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社会的互动。(3)自然环境变化类动词。自然环境变化类动词反映的是自然环境类的运动变化,或者说是自然环境的运动变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人与自然的互动。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史记》在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中的地位

和语言类其他学科相比,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稍微有些落后,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不够壮大,成果积累不够厚实,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等几个方面,但是,由于学人们的共同努力,古汉语词汇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而且前景看好。张联荣先生指出:“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别词语的考释。第二,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第三,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疑难词语的考释,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历史悠久,成果辉煌。训诂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有待不断开掘,提炼其精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专书词汇和断代词汇的研究,给词汇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做着持续的努力,他们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词语考释和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汉语词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各种词汇现象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① 专书词汇的研究,是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近几年来,专书词汇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赵学清的《〈韩非子〉同义词研究》,管锡华的《〈史记〉单音词研究》,徐正考的《〈论衡〉同义词研究》,张能甫的《〈旧唐书〉词汇研究》,张猛的《〈左传〉谓语动词研究》。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史记》,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的价值。鲁迅先生的评论堪称经典,但是,《史记》的价值还远远不限于史学和文学。张新科先生说:“《史记》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著作,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凝聚着中华民族

① 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顽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伟大精神;《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外,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天文学、医学、民族学、档案学、建筑学、人才学等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①不仅如此,《史记》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也早已为语言学所公认。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到了秦汉之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必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交际工具,社会的变革必然促进语言的发展。先秦的典籍,到了汉代,人们阅读起来就产生了困难,于是《尔雅》之类的训诂专书也就应运而生,《毛诗诂训传》之类的随文注释性书籍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迹象表明,秦汉之际,汉语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汉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联作用,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们知道,《史记》的口语化色彩很浓,最能反映秦汉之际通俗语言的真实面貌,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张舜徽先生说:“司马迁的写作,是面对大众的,他想尽了方法,力求自己文字的通俗,在援用古书方面,常常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例如《尚书》,是最艰深而难于理解的史料了,他便将所采取的原文,一一变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使人人能看懂。《尚书》的‘钦若昊天’,他写作‘敬顺昊天’;《尚书》的‘克明俊德’,他写作‘能明驯德’;《尚书》的‘庶绩咸熙’,他写作‘众功皆兴’;《尚书》的‘载采采’,他写作‘始事事’;这在当时都是比较通俗的语言。”^②

① 张新科:《“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②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